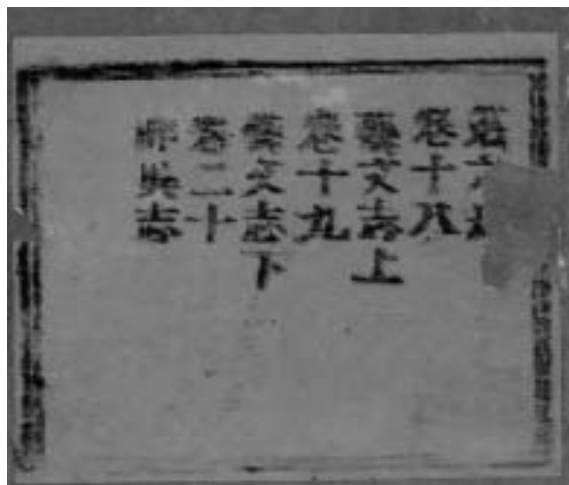


鞏縣志



鞏縣志卷之十八

鞏縣知縣李述武纂修

藝文志上

自軒皇唐虞修壇洛汭而天地大文啟靈洩秘於圖書者已爲鞏邑開之先矣歷代藝苑詩如安仁子美文如蔡齊盧亞著述充四庫者固羨不勝收但依志書常例取有關山川古蹟人物者登之以備稽考有志者將嗣響前賢鼓吹

休明亦今日之赤文綠宇休氣榮光也志藝文

文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一

唐

賀黃河清表

權德輿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狀伏承河陽奏汜水西界從洛口黃河清一百六十里又橫海軍奏界內河清激激分明者臣聞聖人在上天下和平風雨時若則海波不揚黃河清夫土所以載水水所以利物天意鍾土德之運開水瑞之華符我上聖祥於下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蹈十聖之厚軌陳一王之大法垂衣裳以朝萬國舞干羽而來四彝平泰階于天躔偃師節于靈臺故得濁波渾渾千載一清長瀾浩浩百里如鏡氣新天宇光澈地脉仰分萬象之法

中涵千聖之德初澈海裔表陛下橫恩波於海上再清洛
口助陛下鋪文明于洛中二十八日兆陛下告成之日也
百六十里期陛下得聖之數也臣謬承分闡之寄叨榮持
節之權生當海宴之年幸識河清之日未奉明詔不敢擅
離軍府詣闕隨公卿蹈舞明庭下情無任西望踊躍之至
文苑
英華

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并序

元 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
舜之君臣以謬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
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二

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
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
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
蘓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
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
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戰爭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
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
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
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
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 艷刻飾佻巧

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和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蘓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責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以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

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

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
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叅謀軍事旋又棄其官
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若干夫人宏農
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
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
夜去子羨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
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羨於首
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長慶集

杜工部小集序

樊 晃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四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
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
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侍郎之客禮蜀契濶湮
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於江
海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力用武斯文將墜故
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
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
二百九十篇各以事類分爲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子宗
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文

英

宋

杜工部詩後集序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辯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五

王荆
公集

校定杜工部集序

李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叅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詞猶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叅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九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

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絕唱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不多遭亂亡逸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寫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譌舛又得逸詩數十卷叅於卷中及在秘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歿十七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不悔與楊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耶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六

文章妙天下爾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

杜詩全集

新唐書杜甫本傳

宋 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元宗廟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侍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叅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

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嘆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

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饑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叅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叅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

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毋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
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
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
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放
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
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
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澆弱情不忘君
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
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好律詩競相訟襲
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八

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
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
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
千言不少袁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
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論仁宗皇帝永昭陵疏

鄭 獬

伏以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爲過侈以
今較昔蓋有不同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故可溢祖宗
之舊制今國用空闕財賦不支將累歲邊備一日廢之不
知何年復能充補萬一歲荒民饑少有風塵之警則將何

策以禦豈可以乾興爲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竊惟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異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于澣濯器玩極于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欲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先帝平日積儉之德乎臣以爲宜飭有司條其名數再議

儉節

名臣集

上英宗皇帝疏

范鎮

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九

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司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官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于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于方中亦不盡陳于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臣

等謹議

名臣集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程頤

臣弼伏覩太皇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

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壞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觔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萬觔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况老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議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之知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

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典禮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

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尙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同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誠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想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群臣必無以爲非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十一

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讐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况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伊川集

華陰侯仲連墓誌銘

熙寧二年

司馬光

華陰侯仲連字齊賢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郇國公允

之孫遂照裕公宗顏之長子母曰太原郡君郭氏初除右
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
英宗即位遷右武衛大將軍撫州刺史今上即位遷右羽
林大將軍辰州團練使侯幼不好弄長而樂善學尤精于
漢書照裕公素好學喜爲詩藏書萬卷侯能嗣承其志目
其詩曰貽慶集熙寧二年五月戊子以疾終享年三十有
六上爲之輟視朝一日追贈華州觀察使封華陰侯夫人
長安縣君劉氏男二人長曰士轡早卒幼曰士類右內率
府率女六人四早卒二未嫁以某年十一月癸酉葬永安
縣銘日照裕愛子以詩書教名而藏之志在則效能守富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十二

貴爲諸侯孝

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熙寧二年

司馬光

右千牛衛大將軍令邦字安國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丹
陽僖穆王守節之孫右龍武軍大將軍隴州防禦使世符
之子也母曰南陽縣君張氏將軍生五年除太子內率府
副率英宗即位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祚遷右千牛衛
將軍熙寧二年五月甲午遇疾卒年十九贈右屯衛大
軍治平初英宗詔宗子無幼長皆就學次其年爲大中小
三宮各置師以教之將軍時年十二從父南康修孝王愛
其才性命爲小學錄以表率群兒及年十五以新制試孝

經論語於大宗正司二宗正以其誦習最精屢稱嘆之將軍起謝不敏拜於牀下衆益羨其警悟而不伐遂升中學授左氏春秋將軍事親至孝親有疾至焚香於臂以禱請然親有過未嘗不諫爭其所爲得禮義類皆如此不幸早世識之者無親疏共惜之二子男未名而卒女尚幼是歲十一月癸酉葬於永安縣銘曰學則敏行則孝志業修宜遠到命不融衆所悼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熙寧二年

司馬光

右千牛衛將軍士虬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安郡公仲郃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晉後高密郡公宗望之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十三

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生五歲以例賜名除右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祚遷右千牛衛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異於常兒七歲始就學授孝經孜孜不舍晝夜教授劉仲章老儒生常於廣坐問之曰將軍誦孝經果有何得對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嘆曰異日長成必爲德器數年愈自修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安視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卒年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年十一月

癸酉葬永安縣謹記

以上温公集

元

東西周辯

吳澄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廓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灋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廓於今爲河南又營灋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鄙及西狄入寇殺王諸侯逐西狄與申侯共立宜臼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十四

是爲平王畏狄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勾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於翟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

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 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尙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魏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還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惠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

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概周三十六王前有十二王都鎬京中有十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

東爲公矣抑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悞者既不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十六

地鎬之爲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邲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邲鄔對稱東西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悞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王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辯

草廬集

清河郡侯張公神道碑

歐陽元

清河郡公姓張氏其先鮮梁人也今家河南鞏縣子爲中書叅議贈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子累遷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清河郡公及其孫爲吏部侍郎近臣請於上有勅翰林院侍講學士歐陽元撰公神道之碑以賜惟公贈典致以子賜碑致以孫若享自然之福而膺身後之名者徐考其行事則二者之寵皆公所自致也子若孫致位於斯其致亦以公也公之父前仕爲嵩州安撫使張氏宦業在嵩州矣以直言忤時貴嘗退而不居公少署司竹監嵩州遺澤在公矣公以其厲民又退而不居是仁人君子之爲心也張氏

再世有仁人君子居之此子若孫之所以致今日也公諱思忠字誠之幼靜重簡默群兒靳之不爲動侍立長者進退如成人稍長從諸弟入學舍學舍先生見其早慧授以孝經使做書公受教即能無苟且學舍先生謂其父曰孺子可教他日必以名儒起家浸長果日嗜學不倦弱冠王師圍襄陽爲庾吏給營中糧備不匱改司嵩州竹課公甫壯年獨不樂爲苛征棄去不復仕公性孝友親疾晝夜不鮮帶公兄從軍襄樊三月書不達二親憂之公徒步至行間不避鋒鏑獲安耗歸寧其親行道遇螻蟻必迂步以避之惟恐踐傷又一日謂其兄曰古人有十世共舉火者今

何獨不然得非俗之不及與兄 弟感其言即不敢謀
居鄉隣族黨貧不能婚葬視親疎爲施無不有所周恤人
有歸其負貸者付以量衡使自均其輕重隆殺爲報其不
能者聽之遠近以忿爭見質隨以禮譬析之往往情平家
居隆師教子尤好詹山三蘓文嘗手抄百餘篇授諸子使
矜式有暇日即從賓朋觴咏自耽樂視世態泊如也至元
年月日終於正寢年四十有九以明年月日葬洛陽青龍
山先隴之陰嵩州安撫公諱息字某某金季官爲元戎以
讜論與達官齟齬勇退于家王師徇河南主帥聞其賢版
其原職力辭已乃嵩人所歸未幾改鞏令有仁政人號張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十八

佛爺德之也以孫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追封清河郡侯配王氏追封清河郡夫人生丈夫子四
人公居三思敬初襲鞏令歷鄆陵泌水洛陽大名鄒平五
縣總管江寧府判知鈞澧兩州同知揚州路總管府事所
至稱良吏壽八十一終思信以百夫長從征合州襄陽以
功拜管軍把總遷上千戶佩金符屯洪澤以壽終思孝不
仕以善人稱於鄉公先娶薄氏繼蘓氏皆賢淑並追封清
河郡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毅浙江叅政偉度雅望歷踐華
貫爲時名卿引年間居福壽鼎盛次日規三日弼弼內正
司照磨孫男八人惟敏即吏部侍郎博學擅詞章練

務卓有父風惟賢有文聲工詩律辟掾禮部早卒宋
襲爲之作傳弟惟則亦早卒惟一惟中惟遜惟正惟權仕
學俱進未艾也孫女一曾孫男五曾孫女三先儒有言稱
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厚之至也豈獨朋友之道爲然人君
之御群臣其於先世所以重追封之典者要以爲厚之道
也厚之極致則贈典之外繼之以賜碑焉元代 詞垣詔
銘諸臣家先隴因思昔魏晉君臣以海內彫耗禁厚葬立
碑而終莫能制當時有兄爲其弟作表德論刻之墓陰曰
祇思國典不得爲銘嗚呼陋哉晉魏之爲政也今元以一
人命銘天官之先祖而特著斯言者以人臣封贈碑謚古
掌於天官使知國恩之厚固前代之所罕得也又因以告
天他臣之受是恩者相率而厚報我國家不其躋歟碑未
立惟敏由吏部 中書左侍郎銘曰

張氏之業 自嵩州將翔而戢直與世鬪吏於天朝初命
而俯鞏縣之澤桐鄉之膺有蓄不施實鍾在公公曰善仕
毋府辜功公征于野有竹如 公休於家算不遺策稱于
比戈言求其兄我志則勇違邨有兵遭螳于途却步踴踴
我心則仁是用不武惟此張氏載集載騫自晉再遷及茲
蟬聯彼木十圍枝葉既蕃雨露所澤反注根本孰識根本
下踞九地晝夜轉輸枝葉 瘁國有壽駿驄車於梁展也

有孝德厚流光又有蓋臣爲王宰旅乃祖乃父貽厥譽處
從臣以聞當宁賜允詞臣作誄百世無竇洛水之濱神道
如砥勒文貞石負以龜趾

元文

明

杜詩舉隅序

宋 濂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
有作而其託於六藝者深遠元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
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
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二十

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
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
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脉絡之聯
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
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傳會煊釀而叢脞
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詞無非忠君愛國之
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說說者雖多不出
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
陵劉氏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
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寐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

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名浙別號默翁以卓絕之
識脫畧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
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羨詩者至是可
以無遺憾矣抑余聞古人註書往往託之以自見賢相逐
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己
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蘖之操諒直之風凜然
白於朝宁不幸宗社已屋徘徊於殘山剩水間無以寄其
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惟子羨之詩
則然於是假之以洩其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
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没其元孫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二十一

安塞丞欽將鍤諸梓來求序文甚力因不辭而爲之書

工部

全集

遊嵩記

節錄

周叙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
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
戒至期間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
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
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
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
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

云 嘗 兵 上 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

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爲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鞏至是七十餘里翌旦遵趙城陟轅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崑嶺老卒數人守之

李濂通志

鞏新城記

張可久 邑令

鞏古東周也自惠公封少子於茲以嗣王祚蓋終八百之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二十二

歷云其地古今稱形勝而利害因之方漢之走成臯堅壁而守也楚志殆不可涯矣然卒不能越寸趾而西者則以鞏距之耳且河洛迺六宇中兩名川也河自積石而來猶瀆流迨東過洛汭其流始湯湯而不可禦夫四塞崢嶸是天險也兩流湍浚是地險也二者脩而鞏可以無城城可以不固哉舊城築土爲之曾不足以脩驪狸經霖澇矧當茲二險哉武廟時蕞爾流賊嘯聚境內城郭動搖世廟之癸丑及穆廟之壬申突然懸水數仞衝城汨沒借令鞏城固則茲數患不至如此甚已自後里人擔畚塗暨歲歲相仍未幾而視之又磊磊然復于隍矣每與士人聚議曰必

其城然後可間有一二以爲費且不貲未可輕動余曰是未知所甚費也昔秦皇伐楚李信以二十萬人不勝雖少亦費也王翦以六十萬人獲勝雖多不費也今鞏城比年塗暨而憚一大舉是寧以歲歲二十萬人之費置之空虛無用之地而不以一舉六十萬人之費成千百年久遠之功也故爲今日計亦問其勝不勝耳奚問其費哉無何甲戌秋僉憲丁公以職事按鞏咨詢民瘼時可久晉謁間首以城事爲公歷歷陳之公乃起而嘆曰茲役也其長慮哉遂決然持其計以明年之春始其事令縣尹李公主之少尹譚公督之尋復檄二府楊公相度地宜量加式廓

約高三丈二尺環八百丈有奇袤二百丈有奇計賦供磚計丁供役其餘諸所應用者勸之議不足者取之贖其處置周密如此且慮夫工大費繁不無玩愒乾役等弊又時加巡閱出人不要使人竦然不敢爲奸其身先勤苦又如此頃之公以制行鞏之人則悶悶然失所天矣已而李公至謂是役宜終加意督程時則縣尹閔公實當之蓋自乙亥及己卯先後凡五載僅僅就緒觀者曰鞏其有金湯之固哉而向之雌黃懼者且熙熙樂享其成矣乃相提而論曰皆諸公力也不可無紀衆以可久嘗倡其議遂屬之余曰聞之人心險於山川旨哉言也昔尹鐸治晉陽爲保障

不爲繭絲後襄子有難卒以爲歸至城不浸者三版而晉民終無叛意則所謂保障云者殆匪直以城而已也任專城者果注民隱培國脉使湛恩汪濊不啻尹鐸之寬晉陽則民心固結若增爾藩籬壯爾堞雉即間有水患盜賊之警可無土崩瓦解之慮矣蓋鞏有天險地險故以人險之說終焉若夫培缺補漏則後之君子責也余何容喙僉憲丁公名惟寧由進士山東新城人李公名之茂山西屯留人二府楊公名世卿山西長子縣人縣尹李公名再思陝西藍田人俱由舉人閔公名和祥由恩貢江西安義人二尹譚公名守愚由歲貢湖廣巴東人時萬歷十四年歲在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二十四

丙戌春三月吉日

舊志

改學記

程宇鹿

邑令

昔余大父方溪公有地理神授書行世余以此粗知堪輿梗概熟觀鞏學宜在東南巽方而始制稍偏于西以土木之費未敢輕議遷徙始爲煉石補天增修奎星樓於異地以補其缺畧使後之賢而能者一大創之得其正位可必文運之盛當甲於宏農一郡此非浪語也蓋潼關東來山水盡聚於鞏南枕嵩山北挂太行嵩邨二峯作門戶關欄伊洛瀍澗之水隨龍護送而黃河橫欄環繞如帶地脉焉有不凝聚其間乎且千百秀峯羅列環峙補缺障空極中

崇正三年歲次庚午六月己酉朔越十有九日丁卯分巡
河南道布政司右叅政兼僉事武陵楊嗣昌以公事入省
還經鞏縣覩旱魃爲災惻然興懷明日戊辰乃爇香焚楮
告於 城隍之神曰嗚呼是神責也且夫有天地則有山
川是興雲雨以滋百穀而利民生雲雨不作何貴於神嗚
呼天地蓋遠山川弗靈陟則在天降則在民神乎神乎誰
貌爾廟土木崢嶸誰肖爾像金碧精瑩歲時伏臘兒童父
老禱祝紛紜蓋雖天地之大山川之廣而有時乎 城隍
之弗若者血氣之尊親今爾鞏自五月不雨至於是月二
麥已耗早場弗登秋苗在野枯莖索索無復霑榮黃病之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二十七

棗青烘之柿亦將自零嗟此下民仰父俯子左餐右粥其
何以憑官私逋負鞭笞叫罵銀鐙桎梏其何以寧唯鞏之
邑負山阻河既瘠且險賊盜將至亦惟茲日人用弗靖神
何以欣而爾有神豈固弗聞也者嗚呼天地不雨神當上
陳山川不雨神當怒爭若夫吏茲土者下罔淑德上罔端
型科歛不戢獄訟乖平神之殛之何憚不速而豈以是移
歲移民嗚呼往矣神之聽之一雨五日粒我蒸民民既寧
爾我來駿奔歌功誦德瑩彼真珉敢告

舊志

國朝

姚岳生日知錄序

湯 斌

天下無無理之物吾人無無理之學非學則理無由明非理則學於何施此自古及今聖哲賢儒未有不由斯理之中而能繼天立極者也然斯理豈假外至亦求之此心而已蓋本性之中五常備具當其少也見親知愛遇長知敬見可矜可惡之事則惻憫之羞赧之其良知良能雖庸愚與聖人不異也但唯聖人爲能察識天理之本然終日乾乾由日用飲食以至盡性至命之能本 父恭兄以極窮神知化之域究竟不過滿的此心之量此正所謂性善之外不加毫末也堯舜禹授受厥唯一中歷三代以迄鄒魯師儒聖聖相傳此理而已賢賢相師此學而已厥後道喪

文敝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大其傳而聖人之學始家孔孟而戶周張矣雖所見之大小不同偏全各異要莫不本是理爲柄依而已歷明至今世之儒者或務記誦而輕德義或重冥悟而畧實行更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豈知佛氏之說原竊吾儒之似而立言至於外人倫遺事物烏可以治天下國家乎若夫吾儒之學本格致誠正推之以至於國家天下須此理也須此學也故曰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以視佛氏之虛僞空寂爲何如也壬戌秋余巡撫江淮奉 命北上路經梓里適弟鳳來自東周旋持岳生姚子所寄日知一錄太極圖

出道

且禮

見四字則世上道理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不是尋章摘句得來亦不是空思索可至必于日用之間日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純熟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此即上與聖聖相印証此心此理夫豈有異哉若欲問道于育者則何敢當昔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皆然學者誠求得於心戒慎恐懼使此心渾然天理至于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則中和在我于以參贊位育何難矣若夫不務實體之心返而求諸吾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二十九

性之理雖曰與聖賢相晤對究屬無益况又兼以文藝訓詁之牽滯與佛氏空寂之浸淫其克至于聖道也幾希矣岳生姚子于余知最深自丙辰夏就余講習不揣妄為刮磨其沉潛堅貞穎悟不拔信非近代諸儒所及且義理所見針芥不爽二十餘年來力闢蠶叢攘斥佛老洵吾道之干城也烏可無以叙之哉

潛菴集

理學要旨序

姚爾申

天下之事理為樞紐吾人之學道為歸宿不得其要則泯泯棼棼茫焉而不知所趨貿焉而不知所止所以百家異鳴皆得起而亂道旁門曲徑皆得進而紛學其為蠹蠹

小哉故善求道者必溯其源必尋其本源本明而後可以進德善爲學者必掇其綱必挈其領綱領得而後可以修業思昔堯舜禹之以中授受也心學肇開厥后湯曰降衷武曰敬勝孔門求仁子輿養性總以求之此心而已矣何則心者命之寄理之原也千古上下聖賢之窮達顯晦時雖不同而心則同心既無異而道亦無異也故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自孟氏沒異學榛蕪聖道淪亡中間雖以江都昌黎隋文中子之賢而不能大闡宗風唯有宋四子直決鄒魯之秘探羲文之奧開關啟鑰傳燈緒薪其表章纘述備極苦心自以爲斯道大明經天行地天下後

世無不家周程而戶張朱矣乃傳習未久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流於誦習馳騫者奔外詭異者炫竒種種僞學浸以滋盛邈其所由皆原于要領未悉旨歸不明之故耳此嵩陽耿先生所以有理學要旨之集也先生之學以敬爲體以恕爲用而要歸于存誠申從遊門下親其道範聆其緒言見其工夫純實道履敦篤其所以身體力行者非伊朝伊夕矣而又憫世之學者詞章瑰麗紛紜矛盾苦力一生原本不晰入聖無門乃取濂洛關閩四子之書彙纂成集其語錄之最精要者獨於太極西銘採輯諸家註解揮毫無障隔使人一展而讀之恍然於吾性之本體既

而工夫又有據也由是本以程之主敬擴以朱之窮理優焉悠焉日有體驗則由濂洛關閩以上窺堯舜禹湯周文孔孟其於所爲精一執中之訓一貫性善之旨皆將漸進而而悟矣苟如舍此而馳志博觀吾恐循海者不得其道將必航於斷港絕潢適京者不循其路將必竄於殊域遐荒噫其可惜也哉

本集

耿先生棄餘文章序

姚爾申

夫文以載道也文不載道則大言而夸淺言而浮是皆無裨於學奧唯六經四子之書語上極於精微語下詳於人事兼內外該大小要亦不過發明天之理與吾之心而已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三十一

學之者不明其理不體諸心其不流於泛濫汗漫而無所歸者幾希故夫明於心矣不迷其途必尋其源力行以求至焉猶懼其怠也無隳於已歷無安於中沮孜孜焉存誠以幾之然後浩乎其有會沛乎其有得也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未之有得周濂溪曰不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則古今之立言垂世者其亦可以知所折衷乎哉嵩陽耿先生讀書樂道強學力行有年矣中有所得輒札記之一日彙錄文集二卷自爲序曰棄餘草余讀而咤之曰先生履蹈日純詣業日精夫固何有棄取之可言也然則斯編以棄餘名余竊妄有所窺焉試讀其文曲折 營

情洞悟而心氣恬雅言歸道理覺宇宙內觸處皆天命
行是真格物窮理之餘也讀其詩清越疎宕直發性靈一
洗烟雲月露之習是真體驗日久性情抒見之餘也讀其
語錄精奧內蘊而純正切實直與濂洛關閩相接統是真
居敬操存體驗身心之餘也噫先生之學亦綦精矣申不
敏何足以知之惟冀進而教之是余之厚幸也夫

本集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陵碑記

蔣漣

歲在癸亥臣漣奉

皇帝命以

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升祔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三十二

太廟禮成分告河南歷代帝王陵寢肅將祀事星言至鞏
有宋四陵在焉奉薌薦幣之餘周視寢園不覺穆然於宋
系之盛宋治之隆而歎其卜年綿遠裡祀弗替良不誣也
在易之恒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王者必
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夫以聖
人居王者之位猶必久於其道而仁覆天下而況於善人
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稽古堯授舜
舜授禹是非一姓有商之君賢聖間作是非一時惟周文
武授命嗣以成康百姓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唐虞以
來於斯爲盛漢興至於孝文亦四十有餘載凜凜鄉改正

朔封禪矣謙讓未遑東京建武永平之政粲然具有條理
章帝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
而俱存不擾然則聖人在位而至於歷世者周之四代是
也善人相繼而不俟百年者東漢之四代是也有宋之興
其後周而迭漢乎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極四方列
國次第削平創業垂統規模宏濶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
法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太宗繼之以慈儉爲寶
絕遠物抑符瑞炳煥史牒號爲賢君真宗聰明英武用剛
鯁不撓之臣興制舉常平之法祥符以後天書疊降說者
以爲假神道設教之言以消逖遠窺覲之志九野清泰黔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三十三

首晏如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其時吏治若媮媮而任
事鮮殘刻之人刑罰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小人不
足以傷善類之氣小青不足以干造物之和君臣一德朝
野一心上可望而知下不言而喻合而論之太祖開其基
太宗纘其緒真宗守其成仁宗善其化蓋優優乎勝殘去
殺以度幾於仁而稽其歷數已百有餘年矣豈不盛哉漣
忝祠官例得紀分祀歲月立石廟下并論次有宋四陵所
以列

聖朝祀典者其本末如此來者有攷焉

建社工部祠記

張漢

先生生於鞏歸葬於鞏而世稱先生不舉鞏何哉蓋先生籍出楚而卒楚故稱襄陽仕秦稱少陵流寓於蜀稱成都之浣花溪故詩在秦楚蜀獨多洛中絕少即過汴州登吹臺慷慨懷古亦無詩世故不識先生爲鞏人嗚呼詩小技也有時亦係其地之顯晦豈小焉者哉漢守河南郡五載於茲矣每過鞏邑洛汭之間先生之故里有神存焉古人謂歿而可祀於其鄉者先生定無媿乃聞其塚在鞏之康家店祠則無有喟然嘆曰是非後死者之責歟漢不守茲土斯已耳又况先生之詩漢願學焉如子輿氏之於先師孔子者歟漢乃於鞏之東站爲先生置祠三楹以慰吾生

平願學之意而又訪求後裔置奉祀生一人自是人人知先生爲鞏人矣而漢竊有未慊於心者蜀中山水奇險雄傑甲天下形狀不可名言得先生詩表而傳之工力與山川匹敵往往經歷其地者至掀髯叫絕謂山川之勝與先生之詩皆有造物者爲之故如是即未遊於蜀者得先生詩卧而遊焉亦不必親至其地而可厭其嗜奇之心洛陽則天地之中雖山水畧讓於蜀而自苞羲有熊氏以來其名跡最多復最奇所係又重以大令先生當日老死其鄉洛中名勝一一據其遺跡見之吟咏而道其所以然論著必奇且確惜先生竟未之及吹臺慷慨所懷幾何是不

能不爲洛中之憾雖山川題咏代不乏人如集大成者之無其人也豈造物者不欲盡發其奇哉漢一拜先生每懷此憾因置先生祠並及之

石刻

代杜君錫工部祀田記

張生馨

溫邑進士

昔我伯父承郡伯張公之命既建修文貞公祠堂之後於倉西北原置祀田一區蓋以金貿之蔣氏時雍正五年也迨十三年秋洛水漲漂沒祠堂其墻壁欄楹盡付洪流我伯父懼隕郡伯之命亟招工修葺之而貲力不給不得已質田於倉西李氏夫昔日之置此田以祀神也其後之棄此田以安神也堂廢則神失所依田廢亦祭無所出祭無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三十五

所出尙可以荐時物神失所依將陟降無地對越駿奔之事永絕矣故與其廢堂而晉田毋寧廢田以存堂堂存而田可徐圖然以貲力不給之故至棄親身所置之田則自前苾芬之祀事既失即當年報本之初意頓乖我伯父實隱痛之故時時以不及贖復爲恨爲我兄弟語及之輒流涕余耳熟焉惜欲承命而力未能也每春秋享祀之期凡一切粢盛牲具無不竭力供奉要不若有此祀田尤可以告豐盛成先志所以數十年來痛心疾首夙夜不敢少安者職是故也去年十月間適承梁縣主之命爰出金二百二十錢贖田於李氏乃以所得課資三分之二供祀事

其一儲爲修葺之費夫然後先人之隱痛以釋嗚呼在我後嗣人其宜共體斯志矣向後家資若有贏餘可再置數畝以廣其居否則謹守之勿令失墜夫以十數畝之田不遇水旱之災罄其土之所出諒無不給於用苟或不給亦當出家之物力以補其缺乏故凡修葺祠堂之費寧損我財產必不可再棄此田者以先人之爲是舉出於萬萬不得已之計慎勿襲爲成例以滋先人之痛也其地糧隸東儒里昔伯父從蔣氏名下收取者今復取之倉西李氏而以景熹掌其事其正糧上地一畝三分五厘五毫中地十五畝八分七厘三毫加地一畝一分余恐傳之久遠後人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三十六

莫悉其源流故併詳載之以垂不朽是爲記

石刻

太和谷老人詩集後序

張生馨

善詩者在於知詩意詩之意無日不在天地間昧者不知也求之音調詩之意在天地又未嘗一日不在我昧者不知也求之聲律音調聲律自古而有古以在我與天地者協諸是非協是也周之盛也太和在成周而詩興焉降及幽厲賢人君子刺時傷道衰也不足以汨和鄭之溱洧衛之桑中猶中聲也由是推之吾人致和不爲詩詩意在我爲詩詩意不在詩天地太和善詩者得意於天地即不爲得意於天地未嘗無詩老人挹天地之和以致和者也

其詩意又可以音調聲律求之哉孔顏有樂而無詩疏水
簞瓢皆詩意也靈運之傲沈休之治適見爲小失其意矣
故夫善爲詩者不學詩以我爲詩可也善學詩者學不在
詩以天地爲詩可也夫見我則不見詩矣見天地更不見
我矣而老人又實不見天地也見太和而已矣故目其所
居曰太和谷

本集
後

治深紀畧

謝杰

余治深十年而歸休年六十三矣其初成進士也以雍正
十一年癸丑引見即發直隸試縣越二年而有深澤之
命歲暮之任省壇宇閱城堤立期約不尙煩苛與民休息

鞏縣志

第六册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三十七

嚴除征輸洒派之弊首修六賢書院延各師以課士訟獄
不晉人無淹宿乾隆三年秋水決堤防禾稼殆盡時余病
滯下躬力堵禦水既去復請發粟以賑民咸安堵無流徙
其冬又以此堤年久殘壞卑薄不足以資防捍援代賑之
例亟爲請帑而廓修之增高益厚襄長六十餘里屹然以
固蓋以四年春興事麥秋告竣迄今五六年猶宛然如新
也夫水患之不去皆河道之不治也是年大中丞孫奏請
疏濬積水俾所治州縣一體開通無使壅滯余遂肆力河
渠曩西內堡有新河一道瀕年被水三年之水尤其甚者
顧以事隸本州不果至是乃快然於有爲也於是詳請施

舊水道溝爲之開寬浚深上界隣邑下達州境由州之清水溝以入於資併陳家庄之水亦附茲溝而合流而人慶有秋矣不寧惟是深西堤北宋家庄均有水患堤北則由黎元霧頭諸村環城東注歷趙庄馬壘諸村而達於安平宋家庄則由王家庄以北達於祁州惟中多淤阻亦爲大施開通相其勢而利導之其白庄馬壘俾咸就理勿害禾稼而水患乃以永息也學官爲育養人才之地歲久傾圯始謁廟即欲修之計其費不貲且歲未豐民數勞不遑有事至六年捐資營繕經畫相看朝夕督工不敢憚勞以時告成有鄉兵者始於明季之亂募民自衛以捍寇盜

鞏縣志

第六冊

卷之十八 藝文上

三十八

者也 國初相沿未除其籍人世其役城柝監禁庫署糧之役皆取於是 有兵之名無兵之食人不堪其苦久矣 余憫之盡燬其籍而外僱役察役食之閑曠者均而賞之 更捐俸以益其不足 深人爲之快然稱便 他若改壇宇建 養濟設考棚於州城修橋道於東墩徵會期發巡行點查 同其便使享其利胥無擾累焉嘗自聯以書於座右曰 明理以治人體情而達物蓋不敢任己之私而拂人之性 有若此者既歸休乃紀其略以告諸圖志若其始末之詳

之邑乘碑記具載

舊志

鞏縣志卷之十八終

